

宋元厓山之戰與宋遺民遷徙海外

中國古代華人移居海外有三次高潮：第一次是唐末黃巢起義之後；第二次是蒙古入主中國之後；第三次是滿洲入主中國之後。本文所探討的是蒙古入主中國，最後爆發宋元厓山之戰滅亡南宋，引起華人大規模移居海外的活動。

厓山之戰後南宋遺民的反元心態

13世紀初，蒙古崛起於漠北。1206年，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各部，建立大蒙古國，開始南攻西征。1219-1225年蒙古西征，橫掃歐亞各國。1227年滅西夏。1234年，太宗窩闊台滅金國。從1235年開始終於揭開蒙宋戰爭的序幕。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後，加速了滅宋戰爭的步伐。

1276年（元至元十三年，宋德祐二年、景炎元年），元軍兵圍宋都臨安（今杭州），宋恭帝趙昀投降。陳宜中、張世傑等擁趙昀異母弟益王趙昀、廣王趙昀逃奔永嘉（今溫州北）。五月，趙昀在福州稱帝，是為端宗。十一月，端宗奔泉州、潮州。由於南宋殘部在陸上節節敗退，南宋二王被迫沿南海岸邊不斷西撤。十二月，昀次甲子門（今廣東陸豐甲子港）。次年春，宋將張鎮孫一度收復廣州，張世傑攻取潮州，進圍泉州，文天祥北上江西抗元，形勢一度好轉。趙昀遂向廣州靠攏。宋將劉應龍引趙昀至廣州港口，但被守港元軍所阻，不得入穗。二月，趙昀進入今香港九龍地區，首抵梅蔚山。四月，抵官富場。六月，抵古壇。九月，至淺灣。

殘宋小朝廷以官富為行朝，各地殘軍陸續收復閩粵沿海諸地後，元廷決定分兵討滅之。1277年（元至元十四年，宋景炎二年）九月，元遣福建宣慰使唆都率軍取南劍州援泉州，迫使張世傑從泉州撤圍，退至淺灣，唆都連克瀕海諸縣鎮；又遣左丞塔出率軍入庾嶺，十月進圍廣州，十一月下廣州，殺宋將張鎮孫，塔出遂與唆都子百家奴合兵進攻宋二王行朝駐地官富。

張世傑攻泉州不下，閩粵殘宋所守城鎮大多失

去，遂撤泉州圍退到淺灣，元廷遣元帥劉深率舟師來攻。是年十一月，宋丞相陳宜中、張世傑、殿前指揮蘇劉義決定離開今香港地區，途經沙涌（今屬中山），以香山邑人馬南寶家為宮室。原擬復駐淺灣，元將劉深來襲，宋師敗績，陳宜中等北上秀山（今廣東東莞虎門），“中流大風，所統八百艘數千人俱溺，僅以身免。”⁽¹⁾十二月，次井澳（今珠海大橫琴島），“颶風壞舟幾溺死，〔帝昀〕遂成疾。旬餘，諸兵士始稍稍來集，死者十四五。”⁽²⁾元將劉深復發兵襲井澳，張世傑力戰卻之，二王遷舟於謝女峽（今珠海小橫琴島）。劉深迫至七洲洋（又作七星洋），奪宋船二百艘，俘帝舅俞如珪以歸。

1278年（元至元十五年，宋景炎三年）初，宋軍在井澳敗後，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（今越南南部），“先往諭意，〔馬〕南寶慟哭曰：‘丞相不返矣！’”⁽³⁾宜中果一去不復返。三月，帝昀欲遷占城不果，遂駐碭州（今湛江東南崧州島）。四月，昀卒，諸臣立趙昀為主，改元祥興。五月，次厓山（今廣東新會南，原為海島）。張世傑遣人入山伐木，造行宮、軍室數十餘間。時宋軍尚有二十餘萬，多居於舟，資糧於廣右諸郡，又招募工匠造舟楫、器械。

帝昀移居厓山後，形勢急轉直下。是年七月，元世祖忽必烈命張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、李恆為副元帥，自揚州水陸二道南征。閏十一月，俘文天祥於五坡嶺。明年（1279）正月，張弘範、李恆向厓山發起攻擊。時南宋軍有巨艦千餘，擁兵二十餘萬，又有“烏蜃船千艘救暘”；元軍僅有大小船六百餘艘。元軍先佔領厓山，使宋軍失去陸上退路，張弘範率水師斷其南面及西面。二月六日，元軍用火炮擊宋水師，

* 邱樹森，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古籍所歷史學教授，博導。

宋丞相陸秀夫見大勢已去，背負帝昺投水死，“後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”⁽⁴⁾。張世傑突圍奔南恩州，三月後在海陵港遇颶風，舟覆人亡。

被元軍俘虜的文天祥當時被挾持至厓山，他曾目擊厓山海戰的全過程。他說：“二月六日海上大戰，國事不濟，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，為之詩曰：（……）一朝天昏風雨惡，炮火雷飛箭星落。誰雌誰雄頃刻分，流屍漂血洋水渾。昨朝南船滿厓海，今朝祇有北船在；昨夜兩邊桴鼓鳴，今朝船船鼾睡聲。北兵去家八千里，推牛釀酒人人喜。惟有孤臣淚兩垂，冥冥不敢向人啼。六龍查竄知何處，大海茫茫隔煙霧。我欲借劍斬佞臣，黃金橫帶為何人？”⁽⁵⁾

悲慘、壯烈的厓山保衛戰結束了，南宋小朝廷覆亡了，南宋遺民們和文天祥的心情一樣，惟有悲痛、憤懣，他們恨透了誤國殃民的佞臣、權臣，恨不得借劍把他們統統斬殺。他們十分鄙視新朝那些“黃金橫帶”的新貴，誓死不與之合作。所以，宋亡後，粵籍智識分子紛紛隱跡埋名，遁居山林，無意追求功名。有元一代，粵籍智識分子中進士者很少。故明人許炯云：“元能奪宋之天下，而不能奪宋之人心。”⁽⁶⁾許多粵人甚至以“永不仕元”作為家訓。如東莞何文香臨終前“誡子孫不得復仕”⁽⁷⁾；新會陳元輔、陳英輔兄弟，“遺誡子孫不得仕元”⁽⁸⁾。南雄珠璣里陳猷，“囑子孫毋仕元。延祐初，郡縣以其孫考充貢有司，考通廬山。入明朝始遷邑定居焉”⁽⁹⁾。海南瓊州地方終元之世無登進士者。屈大均說：“宋末，瓊州人謝明、謝高、冉安國、黃之傑，從安撫趙與珞拒元兵白沙口，皆被執不屈而死。於是終元之世，郡中無登進士者。”⁽¹⁰⁾還有相當多的粵人拒不入仕，隱居教授終其身，如東莞人翟龠、增城人廖金鳳、番禺人邵繼賢、順德人羅鑄夫、南海人區適子、南海人何子達、增城人葉野舟等。東莞人趙必瑑曾以家貲三千緡、米五百石資助熊飛抗元，“國亡後西走大奚（在今香港九龍），東走甲子。每望厓山，則伏地大哭。”⁽¹¹⁾在粵南宋遺民的亡國之痛，折射出他們的民族氣節。

南宋遺民遷徙海外

嶺南地處南極，至少在十萬年前，原始人類就在這裡生息繁衍。嶺南土著居民稱越族，與中原民族有淵源關係。秦朝在嶺南設郡縣，中原居民開始大批進入嶺南。漢以後，中原人民不斷避亂移居嶺南。南宋末，由於元軍南下，中原人民南遷形成新高潮，大批中原避亂

之民，逾嶺渡海而來，多集中於粵北南雄之珠璣古巷，繼而沿北江南遷至珠江三角洲地區。趙宋宗室後裔皆是其時避難而隱居民間者。據1925年出版的《趙氏族譜》，宋太祖趙匡胤有弟匡義、匡美，故趙氏後代有三大派：太祖派、太宗派、魏王派。厓山之戰宋亡後，三大派分崩離析，諸派後裔主要南遷至閩粵一帶：太祖派分佈於福建及安南，後散居臺灣、澳洲、美國；太宗派分佈於福建和廣東的新會、順德；魏王派分佈於福建泉州和廣東潮陽、斗門以及日本。今珠海斗門鎮的大赤坎、小赤坎、南門、下洲等十一個自然村有一萬餘人，其後代二十三至二十五代傳人又遍及珠江三角洲、港澳臺、南亞和北美等地。⁽¹²⁾據現存香港新界各姓族譜，宋元間入住新界者，計有鄧、彭、林、廖、陶、侯、吳、文八姓，皆定居於沿海地域（如屯門、衙前圍）及內陸谷地（如錦田、大埔、龍躍頭、粉嶺、屏山、上水）。⁽¹³⁾厓山之戰後，南宋遺民多輾轉逃奔海外，“諸文武臣流離海外，或仕占城，或婿交趾，或別流遠國”⁽¹⁴⁾，掀起了一股華人外徙的潮流。

一、流徙安南、占城

厓山之變後，南宋遺民逃往安南、占城者居多。不願接受蒙元統治的遺民之所以選擇安南、占城為移民點，主要是地理條件，宋時“自廣州發舶至諸番，惟占城為近，順風八日可達”⁽¹⁵⁾。除了地點與中國相近外，還由於安南生活習俗與典章禮儀大體與中國同。黎氏王朝時，“定文武官制，一遵於宋”⁽¹⁶⁾，終宋一代，安南王接受宋朝冊封；占城則長期受安南侵擾，希宋廷調停，故宋與占城關係良好。南宋殘部退到嶺南沿海後，節節敗退，形勢危殆，丞相陳宜中即有奉幼主入占城之意，但諸臣均不讚成，宜中“乃先如占城諭意，度事不可為，遂不反。二王累使召之，終不至”⁽¹⁷⁾。宜中出走時曾途經高州府吳川之極浦亭，有詩云：“顛風吹雨過吳川，極浦亭前望遠天。有路可通環嶼外，天山堪並首陽巔。溪雲起處潮初長，夜月高時人未眠。異日北歸須記取，平蕪盡處一峰圓。”但宜中到了占城後，“度事不可為，遂不反”。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伐占城，“宜中走暹，後歿於暹。”⁽¹⁹⁾

值得注意的是張世傑在厓山之戰時突圍而出，後還厓山收兵，欲“走交趾，風壞舟，死海陵港”⁽²⁰⁾，終不能成行。由此可見，南宋殘部選擇安南、占城為退路是諸大臣的共識，祇是選擇出走的時機各不相同。

奔安南的宋遺民最著名的有前宋吏部尚書陳忠

微、參知政事兼廣西宣諭使曾淵子等，受到安南國王陳日煚禮遇，忠微卒於彼地。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）五月元兵破安南，“於安演州、清化、長安獲亡宋陳尚書婿、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、葉郎將等四百餘人。……亡宋官曾參政、蘇少保子蘇寶章、陳尚書子陳丁孫（一作文孫），相繼率眾來降”⁽²¹⁾，可見當時在安南宋遺民之多。其中陳尚書即陳忠微，因其子丁孫降元，安南王命斧劈其棺；曾參政即曾淵子，降元後不知所終。

奔占城的宋遺民有沈敬之等。明嚴從簡《殊域周咨錄》引明戴冠《濯纓亭筆記》曰：“宋亡後沈敬之逃占城，乞兵興復，占城以國小辭。敬之傲秦庭之哭而不得，乃留居其國，占城賓之而不臣。”⁽²²⁾又據《元史·占城》傳，占城王子嘗用一蠻人之計，拘執元赴暹羅使臣何子忠、皇甫傑，使馬八兒國使尤永賢、亞蘭等，後皆被殺害。

徙居安南、占城的華僑借助安南、占城的兵力抗元復國的意圖雖難於達到，但對於當地軍民抗擊入侵元軍曾發揮了作用。

二、移居東南亞地區和日本等地

南宋亡後，亦有大批華人移居東南亞各國，其中以真臘（今柬埔寨）居多。溫州永嘉人周達觀曾於元成宗元貞元年（1295）奉命隨使赴真臘，次年至該國，居一年許始返。歸國後著《真臘風土記》一書，詳細介紹吳哥時代之柬埔寨社會風貌、經濟生活，尤其重要的是記下了當地華僑的生活情況。他說“余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”，則知該薛氏為南宋景定年間（1261-1262）到真臘，時正值元憲宗蒙古伐蜀、其弟忽必烈大舉進攻鄂州（今湖北武漢）之後，南宋小朝廷已搖搖欲墜，薛氏移居真臘，顯然與宋之將亡有關。周達觀在真臘處處可見華人，時距厓山之戰已二十餘年，“唐人之為水手者，利其國中不著衣裳，且米糧易求，婦女易得，屋室易辦，器用易足，買賣易為，往往皆逃逸於彼”。可見“逃逸於彼”的唐人多為水手，且多數發生在厓山之戰以後。他又說當地土人“尤敬愛唐人，醉也則扶之以歸歇處”，“往年土人最樸，見唐人頗加敬畏，呼之為佛，見則伏地頂禮。近亦有脫騙欺負唐人者矣，由去人之多故也。”⁽²³⁾元代另一位旅行家汪大淵，在其所著《島夷志略》中，在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中亦常見到華人，如淳泥（今汶萊）、龍牙門（今新加坡克佩爾港）、東西竺（今馬來西亞柔佛東奧爾島）、勾欄山（今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西南格蘭島）等地。這些華人雖不一定全是宋遺

民，但與宋元鼎革後華人出海不無關係。

粵人移居日本者亦有之。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卷九〈事語·過洋樂〉中寫道：“東莞李竹隱先生，當宋末，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，而身浮海至日本，以詩書教授。日本人多被其化，稱曰‘夫子’。比死，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。至今莞人送喪，皆用日本鼓吹，號‘過洋樂’，樂人皆倭衣倭帽以像之。”李竹隱即李用，熊飛之岳丈，宋亡後東渡日本。

南宋遺民在宋亡後大批遷徙海外，對留居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均起了很大作用。如在真臘之華人，攜去鵝種，使當地始有養鵝；華人種田用糞作肥料，亦傳入該國。徙居海外華人，除水手外，多為博學之士，如陳仲微、曾淵子在安南與該國上層作詩文唱和，可見中華文化之傳播。東莞李竹隱，精通儒學，浮海至日本後，以詩書教授，傳播中華文化，卒後日人為紀念這位“夫子”，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，於是日本的鼓吹“過洋樂”傳入東莞，起了日、中文化交流的作用。

【註】

- (1) [明]黃淳等：《厓山志》卷七，〈楚庭稗珠，宋末逸事〉，廣東人民出版社影印本，1996年。
- (2) 《宋史》卷四七，〈瀛國公紀〉附〈二王紀〉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- (3) 《厓山志》卷六，〈馬南寶〉。
- (4) 《宋史》卷七，〈瀛國公紀〉附〈二王紀〉，香港學者羅香林考證帝昀未嘗與丞相陸秀夫蹈海自盡，而卒於突圍時之舟中，見羅著《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》第四章〈帝昀未必曾於厓山與陸秀夫同赴海死說〉（香港中國學社，1959年）。
- (5) 《厓山志》卷五，〈題詠詩賦〉。
- (6) 《厓山志》卷三，〈遺蹟·行朝草市〉。
- (7) 真逸編：《宋東莞遺民錄》卷下，民國丙辰刻本。
- (8)(9) 道光《廣東通志》卷二七〇，〈列傳〉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。
- (10) [清]屈大鈞：《廣東新語》卷九，〈事語·瓊人無仕元者〉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- (11) 《宋東莞遺民錄》真逸序。
- (12) 趙家華、梁振興：〈南宋趙氏皇族在斗門的繁衍〉，載《珠海文史》第12期，珠海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1年12月。
- (13) 參見蕭國健：《香港歷史與社會》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，1994年，頁89。
- (14) 鄭思肖：《心史》卷下，〈大義略記〉。清光緒二十年種竹書局刊本。
- (15) 佚名《島夷雜志》，摘錄見《新編纂圖分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日本元祿十二年（1699）翻刻本。
- (16) 《越史略》卷上。
- (17)(19) 《宋史》卷四一八，〈陳宜中傳〉。
- (18) 厲鶚：《宋詩紀事》卷六八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- (20) 《元史》卷，〈張弘範傳〉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- (21) 《宋史》卷二〇九，〈安南傳〉。
- (22) [明]嚴從簡：《殊域周咨錄》卷七〈占城〉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- (23) 以上所引《真臘風土記》，均見夏竦校本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